

中国当代作家



# 刘震云

## 故乡天下黄花

故乡相处流传·故乡面和花朵

一腔废话·手机·我叫刘跃进

温故一九四二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中国当代作家  
系列

刘震云

# 故乡天下黄花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天下黄花/刘震云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(中国当代作家·刘震云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6596-7

I. 故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49008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     装帧设计:刘 静  
责任校对:杨益民      责任印制:李 博

故乡天下黄花

刘震云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64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1.125 插页4

2009年3月北京第1版     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6596-7      定价22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新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###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# 第一 部 分

村长的谋杀  
民国初年



腊月初四夜里，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。令人感到可气的是，凶手在勒死孙村长以后，还不慌不忙蹲在土窑里吃了一阵烤红薯。因为在孙村长尸首旁边，留着一堆红薯皮。副村长路黑小说：

“勒死人还吃红薯，不是土匪是什么！”

村丁冯尾巴说：

“不会是少东家想不开，自己上吊的吧？”

路黑小瞪了他一眼：

“土窑里能上吊？你上一个我看一看！现在土匪恁多，可是不敢大意！”

孙村长的父亲孙老元拄着拐棍来到土窑里，路黑小指着红薯皮说：

“老叔，看这红薯皮！”

孙老元一见儿子的尸首，泪登时就下来了，顿着拐棍说：

“我家人老几辈，没干过亏心事！”

孙村长有两个老婆。大老婆三十五岁，小老婆十八岁。大老婆一见尸首，扑上去就哭；小老婆一见尸首，扭身就往家跑，去收拾自己的包袱细软。平日大老婆表现不好，在家里摔盆打碗，小老婆见人先笑。现在一到关键时候，就把人考验出来了。孙老元又顿着拐棍说：



“还是老大好，还是老大好！”

孙村长享年三十二岁。

孙村长的尸首被抬回村以后，停放在他家西厢院里。这里是孙村长生前办公的地方，门口挂着“马村村公所”的牌子。村里办公一直没个正经地方，孙村长就在家挂牌办公。村里发生纠纷，原告、被告就到这所房子来说理。双方各出五斤白面，由村丁冯尾巴烙成热饼，村长、副村长、各姓族长吃了热饼再说理。烙饼的大锅，还在院子里支着。夏秋两季收田赋、过兵派夫派牲口、县上募丁，招待上头来的公差，也都在这所房子里。现在这里成了孙村长的灵堂。门上蒙着烧纸，院子里有两个木匠在“噼里啪啦”做棺材。

棺材做好以后，孙村长入了殓。他惟一的儿子孙屎根（八岁），头上勒条白布，身上穿着孝衣，跪在棺材前，族内后辈分跪在棺材两边，开始接受人们的吊唁。副村长路黑小头上也拴条白布，站在门口喊丧。吊丧的人一来，路黑小就扯着嗓子喊：

“有客奠了！”

“奏乐！”

“烧张纸！”

“送孝布一块！”

路黑小一喊，院外一桌响器就奏乐，棺材两旁的后辈就伏下身子哭，吊丧的人开始在棺材前跪拜，村丁冯尾巴马上跑到棺材前烧张纸。吊丧完毕，孙村长八岁的儿子孙屎根爬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双腿跪下，头上举一个托盘，向奠客送上一块孝布。

村长死了，村里人都来吊唁。纸不断地烧，院子里烟气滚滚，像着了大火。

老掌柜孙老元也来吊唁儿子。他顿着拐棍来到院子里说：

“先死为大，殿元，我也给你磕个头吧！”

说着，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头。

路黑小见老掌柜磕头，也撅着屁股磕了一个头。

村中另一个大户李老喜也来吊唁。李老喜一来，村中其他来吊唁的闲杂人等、娘儿们小孩纷纷后撤。李老喜头戴瓜皮帽，身穿黑布马褂，手里攥着一条毛巾；他家伙计抬着一个黑食盒子。食盒子打开，里边是八个祭菜，一篮子蒸馍。食盒子孙家伙计接过，将菜和蒸馍摆在灵前，纸烧上，孝子伏下身哭，响器奏乐，李老喜开始对着棺材行礼。他先举冠，撤右腿，跪下，左腿再跪下，一起一伏，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；站起来，用手巾擦眼睛。退出屋，接过孙尿管献上的一块宽面孝布，转过身，对孙老元拱拱手：

“老元，没想到侄子……事情过去以后，到我家里去散散心！”

孙老元拱拱手，说了一句“老喜……”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孙老元今年五十五岁，李老喜大他两岁。两人拱过手，李老喜由孙老元的本家侄子孙毛旦送到门外，又拱了一回手，带着自家伙计，骑上驴走了。

奠了两天，村里村外的奠客，都奠得差不多了。令人感到愤怒的是，孙村长两个老婆的娘家，都没有来奠。大老婆的娘家没来可以原谅，孙村长生前曾与她家闹过矛盾，有一年春节到她家串亲，因为一盅酒的喝法，打过老丈人一巴掌，两家断绝了来往；小老婆娘家是佃户，孙村长生前对她家多有照应，曾让人赶着大车到她家帮拉过盐，后来又帮他们开了个饭馆，现在人死了，连面都不照。孙村长的本家兄弟孙毛旦负责丧事的外围事情，就对孙老元说：

“小老婆她爹不通人性，老叔，你发一句话，我带两个村丁去开导开导他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毛旦，现在殿元停尸在地，发送没有发送，凶手没有下落，还开导他干什么！”

腊八这天，县上司法科来了三个人，调查孙村长被杀事件。为

首一个姓马的股长，下边两个股员。老马过去在县竹业社破竹篾，去年他姐夫调到这个县当司法科科长，他便到司法科当股长。下边一个股员年龄大些，五十多岁；一个年纪轻些，二十多岁。三个人在孙村长家里吃过腊八粥，吸了几袋烟，便由孙毛旦陪同，察看了一下已经入殓的孙村长，又到村西察看了一下土窑，便又回到孙村长家吃酒。老马对坐在上首的孙老元说：

“老叔，已经查过了，孙村长真是被麻绳勒死的！”

孙毛旦性子急些，接上去说：

“勒死谁不知道是勒死的？问题是谁把我哥勒死的，老马，你得捉住他！”

老马看孙毛旦这么说话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吸着水烟说：

“捉住是要捉住，但捉一个人是说话的？你兄弟本事大，我老马没来，不是你也沒捉住他？”

这时陪客的副村长路黑小说：

“老马，要考虑就往土匪窝里考虑，看那窑里的红薯皮！”

老马又瞪了路黑小一眼：

“有红薯皮也不一定是土匪，有土匪也不一定非有红薯皮！”

然后将脸转向孙老元：

“老叔，我知道我本事不大，吃这碗饭有些勉强。但我劝老叔还是想一想，孙村长有哪些仇人。想出来，让人到县里告诉我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！”

说完，不理别人，独自吸了两袋烟，就带着两个股员回去了。来时是孙老元派马车接他们，走时又用马车把他们送了回去。一人还送给他们几个夹肉蒸馍。老马这时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

“还拿蒸馍干什么，尽麻烦你们了！”

马车一开，孙毛旦骂道：

“这个鸡巴老马，接他来干什么！他就会拿蒸馍！”

腊月初十，孙村长出殡。出完殡，散了客人，已是晚上。副村长路黑小在院子里帮助伙夫收拾剩下的杂菜，大老婆在她房里搂着儿子孙屎根低声啼哭，这时老掌柜孙老元突然一阵心火上来，抖着身子咳嗽起来。本家侄子孙毛旦扶他到屋里躺下，这时家里喂牲口的老冯走进来，垂手站在地下。孙老元咳嗽完问地下：

“老冯，你怎么啦？”

老冯上前说：“老掌柜，你要保重身子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老冯却没有回去，憋了半天又说：

“老掌柜，我有话说。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你说吧。”

老冯说：

“本来这话不该我说，可去年我家小猴子得了大病，多亏老掌柜给他找先生，才捡了一条小命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老冯，有话你说吧！”

老冯说：

“依我看，这次少东家被害，都怪佃户老西！”

孙毛旦急忙问：

“怎么怪老西，你发现他通匪了吗？”

老冯说：

“他通匪不通匪我不知道，但上次村里来过土匪，少东家派他家烙二十张饼，他家只烙了十二张，把一帮土匪给得罪了。土匪还打了少东家一巴掌，说是回头算账，现在肯定是应到这上头了！”

孙老元和孙毛旦都想起来，十一月村里是过过这么一帮土

匪。这些人个头都很矮，操外路口音，为首的一个还掖着一把盒子。一到村里就让烙饼，孙村长派了饼，派到佃户老西家。老西家娘儿们不是东西，以为应付土匪像应付她家妯娌呢，能占些便宜就占些便宜，于是只烙了十二张，个头还特别小，把一帮婊子土匪给惹恼了，跳起来打了孙村长一巴掌，说回头算账。老冯走后，孙毛旦对孙老元说：

“叔，不是老冯提醒，我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，现在看来是了！这个鸡巴老西，贪图一把面，害了我哥！这帮土匪一时找不着，可老西跑不了。我带几个人，先去把老西和老西娘儿们吊起来！”

孙老元又咳嗽一阵，咳嗽完说：

“不要吊老西。不会是因为老西一把面。”

孙毛旦说：

“怎么不是老西？正是因为一把面才把那帮土匪惹恼了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也不会是那帮土匪，你想想，那帮土匪都操外地口音，会因为几张饼专门回来勒人吗？”

孙毛旦想了想，也泄了气：

“按说是不会。可不是这帮土匪，又是谁呢？碰上个鸡巴老马，又不会破案，我哥算是白死了！”

孙老元挥了挥手说：

“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去把屎根叫来。”

八岁的孙屎根头上仍勒着白布，身上仍穿着孝衣，被一个丫头领进来，见孙老元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就站在那里不动。孙老元问：

“屎根，你爹呢？”

孙屎根哭了几天，嗓子已经哭哑了，他哑着嗓子说：

“我爹死了！”

孙老元问：

“你爹怎么死的？”

孙屎根说：

“我爹被人勒死了！”

孙老元拍拍孙屎根的头说：

“好，好，去给你娘说，今晚跟爷爷睡吧！”

这天晚上，孙屎根就在孙老元脚头睡了。

半个月过去，大年初二串亲戚，小老婆她爹突然出现了。

小老婆她爹叫锅三，后脑勺绑着一根小辫。过去他是孙家的佃户，现在是镇上一个饭铺的铺主。他来到孙家，先将小毛驴拴到门外一棵槐树上，从驴鞍上卸下一个小吊袋，小吊袋里装着十几个烧饼；他抄着烧饼往里走，迎面碰上孙毛旦。孙毛旦戴着墨镜，手抄一根马鞭，正要骑马去串亲。他见到锅三，倒先吃一惊，用身子堵住他：

“咦，这不是锅三吗？”

锅三就怕孙毛旦。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，孙毛旦到他家去收租，一马鞭下去，就抽死一只正跑的鸡。他双手垂下说：

“少东家！”

孙毛旦问：

“听说你现在开饭铺了，卖面条还是卖烧饼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卖面条，也卖烧饼。”

孙毛旦问：

“面条多少钱一碗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面条二百块一碗。”

孙毛旦问：

“烧饼呢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烧饼一百五一个。”

孙毛旦说：

“不错不错，卖面条还卖烧饼，是个人物了，要不你架子大。今天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我来看看老掌柜！”

孙毛旦用马鞭指着他：

“早干什么去了，我哥死时，你连个面都不照，藏到哪个鳖窝里去了？要不是我叔拦我，我早开导你去了！你等着吧，哪天我带几个人去吃面条，叫你发一笔大财！”

说完，蹬鞍上马，走了。锅三吓出一身汗，用袄袖去擦。接着抄烧饼往里走，被伙计领到正房，老掌柜孙老元对他还客气，让烟让水，这才缓过劲儿来。

锅三今年五十岁。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，每到秋季，常到东家来送个瓜枣，有时还帮东家扬场。前年秋天，他把女儿锅小巧也带来了，让她给东家摘棉花。锅三虽然鼻涕流水的，女儿却出落得漂亮。棉花摘着摘着，就被少东家孙殿元看上了，要收她做小。锅三回家商量，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。锅小巧听说要到东家去，这不一下跳到福窝里了？一夜没有睡着。锅三娘儿们也很高兴，锅三不住地对娘儿们说：

“我说让小巧去摘棉花，你还不让去，看去值了不是！”

锅小巧说：

“爹，出嫁那天，你得给我打个镯子！”

锅三说：

“给你打个镯子！到那以后，人家是大户人家，不能像在咱家，



要知老知少，不能乱吐唾沫！”

锅小巧有乱吐唾沫的毛病。

锅小巧嫁过来以后，多方面与少东家配合得不错，少东家孙殿元很喜欢她，夜夜在她房里。后来知道她有乱吐唾沫的习惯，也不怪她，倒说：

“吐，你吐，吐完扫扫不就完了！”

锅小巧就放心在家吐唾沫。两年之中，除了挨过大老婆几回打，被拧过一回屁股，其余时间锅小巧都兴高采烈的。锅三也跟着沾光。先是少东家派车帮他拉盐，后来又帮他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铺。一家几口，也能吃上净米白面。春节锅小巧去串亲，锅三还给锅小巧买了一只烧鸡。倒是锅小巧说：

“烧鸡有啥稀罕的？还不如给我买碗凉皮呢。”

锅三就给锅小巧又去买了一碗凉皮。

少东家突然被人勒死，锅小巧锅三都哭了。锅三杀了一腔羊，准备到孙家好好祭奠祭奠。锅小巧也准备扑到孙殿元身上哭，披麻带孝守灵，送棺材到坟上。但孙家的伙夫老得不让她这么做。

在孙家院子里，锅小巧与伙夫老得处得不错。有一回老得从厨上偷了一块肉，放到裤腰里准备往家拿，被喂牲口的老冯发现了。老冯告发后，孙毛旦就把老得吊起来，准备打一顿鞭子，开除他回家。锅小巧在孙殿元跟前说了几句好话，老得就没有挨打，只扣了他半年工钱，也没有开除他。从此老得对锅小巧十分感激。锅小巧到厨房去，老得常给她切牛肉吃。孙殿元死的那天，锅小巧正准备在屋里换孝衣，老得把她叫到厨房说：

“少奶奶，现在少东家死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锅小巧哭着说：

“人都死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要到窑里去哭他，给他守灵，送他到坟上！”